

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
喫毛魚 彭州天台和尚先達問古佛向什
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
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歲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云開佛眼時如何

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
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
曰古紫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
迹問如何是教師曰具葉收不盡 新羅大
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
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

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爲什麼當不得師曰體
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
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
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
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卷

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于末

造鉢覩胡典陝失弗泐臘斗古患桎梏箕下
姑沃矮鳥禾痒以兩羚音鉢其廢攢祖九犍
反殊焉蠱也鼈黑各轍直列銓且緣掇都
反金鏡賓鑄亦鑄古益鑄
反撻桑葛岑鑄

瓦齧鍔五櫛反下燧昨戈瓦鳴啄知麻反愆怠
芳無芒諳苦音闇箭昇咩諸碌禡炎拔媼烏
反吽呼禁反合口義充苦莞反轡音矮解
反短拓鍔都亂碓打定馥郁乙大支下掃
反鍔測合反刻楚反龕音鑽組乃是
同潼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纓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人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憲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弇禪師

杭州龍華寺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芒屨食才接氣常終日要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

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让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 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遍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總不知看任麼太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叅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讚_增是汝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

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觸體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以父母緣生與汝稽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詭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巔山巔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觀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體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湏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

諸人且承得箇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例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讚過時光陰可惜難得許大丈夫児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旣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

卷八

三

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
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
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竊語沙門不應得出
頭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
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蘿果超
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

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恋生死愛網被善惡
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
饒汝得到精明湛不遙處不出他識陰古人
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麼修
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
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
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
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
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
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
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
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

卷八

四

眼亦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
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
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覩去不用汝加功鍊
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
有時上堂謂衆曰是汝真實如是又有時云
達磨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

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
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
慧即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湏勤苦
忍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
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窪竇不妨亦
得覩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

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佛羅尼相似蹀步
向前来口裏哆哆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
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
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床和尚稱爲善知識
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
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
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
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什
麼瞞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瞞睡時不是
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箇喚作認賊
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
麼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

畢竟

五

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
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
麼不可道無便當得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
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
蘊身田中作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
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譎張身見命見恁麼
時大難枝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
把瞞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覺得毛頭許
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
安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出遮邊那邊
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
解汝見此南間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
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
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
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
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
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
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

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湏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夔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

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把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湏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令訪

聖八

六

于師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湏知有不求知者繫三別師曰山頭和尚喚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舍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後哉師一日隨侍雪峯游山雪峯指

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報只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爐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瞞睡作麼曰學人即瞞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箇瞞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

聖八

七

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湏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覩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有一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不可思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

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擦著便提取莫待湏臾失却頭又偈曰玄沙游徑別時人切湏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閑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湖宗柔代云和師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其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瘻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

重出師曰是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會三種病人雲是若道只如此僧會不見眼爲什麼道坐我因此上來商量便會三種病人上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中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

憨作麼師曰雪峯山象子拾食來遮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人見了道我身古心如大地虛空如師問長生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觀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云婢婢別云長生未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禹塞汝

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應道廢奇問凡有言句盡落捲續不落捲續請和尚商量師曰杓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爲太近法眼云近坐是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

卷八

九

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代云請和尚下無依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廻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春

鏡過持鑑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然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知被纏不造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支覺云且道大過失此處不見僧問湖山云不見一法好吉語爲

上坐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
觀自在普賢普達又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
設武縉有僧問承和尚有言尽十方世界
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
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却問其僧
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
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
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林中云一成山鬼去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林中云
道還錄來何極得無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
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
僧云上坐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
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韋曰恁麼即上坐不
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湏禮
此僧此僧却且慙愧雲居鵠塔若檢得出許
上坐有西天有聲明三藏到閩師令與師相
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
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法眼別云請大王
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別云大師大
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別云大師大

代云却是和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
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
去也小塘提起納衣角師曰料掉勿交法眼
湖云昨日有哆妙宣師問僧乾闢婆城汝
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師與地
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
門捲閑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
門法眼別云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
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長生曰和
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
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爲
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
爲津梁師曰以汝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
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
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
了再問之師曰只首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
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
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

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作佛喚大普玄通到禮觀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

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柱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

度登樓

時一沙彌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柱杖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贊頤別云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意作摩生鏡清增問不爲打水意作摩生鏡清增

大士云沙意作摩生或云直鏡慈濟人東祥齊云只如柱杖

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大士云三說還會玄妙意也無

師應機接物

僅三十祀致清原石頭之濬流迄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益官人也姓孫氏

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叢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後之雪峯疑情水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叢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醻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迷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師在西院問說上坐曰遼襄有象骨山汝曾

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坐本分事說乃提起納衣角師曰爲當只遮箇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坐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閑梨師與保福游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即速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坡山只如此後和尚應道意作廣生故山云公若無此語可謂漏泄偏野自骨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

卷八

三

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忒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腳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琳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法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脾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又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怛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

卷八

十三

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坐
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
問口似區櫛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
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湏閑却法堂
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
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衆曰慙似
今夜老狐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慙似今夜老
狐絕望該轉搬云此是相見語不是相見二草宿語一般各有一道
總東中道大似如此做什麼又道安國
瑫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
號來耶曰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
展手瑫曰什麼處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
僧什麼處來曰皷山來師曰皷山有不跨石
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
宿師曰拍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
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
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

有也未僧謂前語聞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
對法眼代云到師到羅山見新製龕
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脩羅山曰拙布置
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堂大衆集
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

僧有什麼長處便教大衆礼拜衆無對問如
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
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師曰汝作麼生舉僧
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
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
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漏子閩帥夫人崔
氏解縫贈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
請取廻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廻信湏臾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廻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
日謝大師廻信師曰却請昨日廻信看練師
展兩手閩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懶大
師意否師曰猶較此子法眼別云道一轉曰

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卑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

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去。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七十有九。臘六十。

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

於兜率山師事雪峰。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藏寺順德大師。道慈永嘉人也。姓陳。氏少歲不食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嚙紀。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溫州人。雪峯曰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

續八

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慈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

信入而且隨衆閨中謂之小忿布納因普請處雪峰舉渢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如道忿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

莫恁麼粘膩如雪峯肯之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叅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諱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忿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叅師拈起拂子僧曰父嚮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鰣魚麼曰不見師曰闍梨不見鰻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

鰻鰣不見闍梨曰總不恁麼師曰闍梨只解慎初護末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

卷六

十六

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問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揀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僧却廻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

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你也僧到叅師問闍梨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真常爲佛師曰闍梨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

對師曰嗟嗟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遶箇語話錢王欵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亥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疏只爲拋家日久流浪

十七

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避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歷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嗟嗟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

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遶箇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恣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喏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

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十八

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摶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問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百文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

事師曰棒了越出院僧禮拜師曰作麼生會
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
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尚
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問
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

舉曰兩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

法眼別云

贊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捶向鑑中僧
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捶向一邊贊
當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
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
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

舉八

十六

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

法眼別云尚更茶去

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
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編錄
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
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荼毘於大
慈山獲舍利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峰室密
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研樹雪峰曰研
到心且住師曰研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
心汝為什麼道研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
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峰再
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峰再

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
雪峯普請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
元是者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
遮箇是什麼人語雪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
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
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逢一

僧放下藤叉立其僧近前拈雪峰即蹋其
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蹋那僧得恁
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

法眼別云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竹庵是替那僧

選老兄東禪叢書云此一轉語却師嘗訪

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

舉八十九

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
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
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爲
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
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茲云失上等無事爲什麼有得失雪峰問師光
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
雪峯曰許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
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
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
梨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
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
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
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擎頭曰遮師僧得恁
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
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閻帥署禪
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始依講肆隸業於

長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峰師事數年既
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
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梨一人忙問虛
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梨不是聽衆出去
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
未免傷己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
梨不柰何曰爲什麼不柰何師曰未必小兒
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
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底過
於闍梨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
取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梨變身不得
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
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
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
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
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
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頭
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

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玄侶奔湊僧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

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閑梨曰爭柰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邊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

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馱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所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機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

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唱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卷八廿一

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

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棄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楚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復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

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摶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志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峰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

創禪宮，請揚宗致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表，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

嬰八

廿二

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湏，遭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屐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左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犴狹無風，徒勞展

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
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姑蘇別云問如何是
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姑蘇別云問
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
法灯云 千山萬山 千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欵欵師却云家常招慶曰

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客生招慶曰穩便將
取去據解此二事宿還得失也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
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
問如何是向上一閑樣子師乃打之間如何
是皷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

舉

三

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
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
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
雲師問僧皷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
僧曰請師乃打之間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

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
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
曰還自恥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
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
麼無對據解此二事宿還得失也問從上宗乘如何
舉唱師以拂子薦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

互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
他諸聖化門裏斗藪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
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
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
个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薦口摶
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摶皷山尋

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湏有不跨石門句
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皷山自住三十餘年
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覩水未見
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
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
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閩帥禮重常

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瓦伯怖付麼

師於是洗然省悟頓息他游尋受講居龍谿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瓦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瓦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

畢竟

益

遮漢來遮裏插觜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个孽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滔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

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弇州_{先住}津

比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

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柱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與菴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

畢竟

益

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
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薛游
閩越升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納服勤
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坐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
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
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
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
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坐作舞
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

不學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
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眾笑問還丹
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
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
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
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
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
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
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
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
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
傳也無師曰晉帝斬愁瘞問釋迦掩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
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毘盧法身爲極
則鏡清邊裏即不然湏知毘盧有師法身有
主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
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
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
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

卷八

師曰寒山送鴻山又曰住住閣梨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廻師蓦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鷹趁不及師曰闍梨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

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舞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衆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傅大師

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岩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

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岩眉毛還在麼張良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鏗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

昇八

大七

師曰坦然不滯鋒鏗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岩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藏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纓八

慈勞無郁死六瑫死刀弇死檢艇待鼎芒屨俱遇反椿株江捏死結喰嘶下逆業死咬噉噉

和瞞克蓋多二音反
盜澄應張張牛反
一確對音機
杷夷結蒲架反
下芟禡雷音
櫟禦魚器
柂直追反
掠贊音
憇甘詞
反
豫驅圓反
下
揭居反
棧驅反
詭於反
櫟琛丑
林戶
濬闖反
下
帥所反
類揭反
揭居反
棧驅反
詭於反
櫟琛丑
莞戶
反
憧牕反
室陟栗龕
晚芳膊音
轄轄悲典反
跨枯化段
所介吽吽
菴薰啖音
食也
山古黠
反
七末

及鰻鰈漫梨鑊厥縛
擣初愁反
啜昌悅挾加
反
亦作肄聿至
喘反充邁居
準候之
尹泰
擎擎反
叱尺粟犴裕
音岸胡犬也
薦薦音
史芋王遇
黠下八捕觜
則合反
下熊音
恬恬徒
獉割反
鷹於陵鵠
瞬之合
鎔音云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瑞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

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

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
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
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
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懲鶴山和尚 潭州鴻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
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坐
南嶽惟勁禪師

新湖州十相審超禪師江州廬山訥禪師
蘆洲濟明禪師湖州永安寺華和尚
安德禪師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